

影響中國

一九二二年，陶哲甫出生於南京，之後隨父母遷居上海長大。一九四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因戰爭影響，後轉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系，於一九四七年遷回南京後畢業。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陶哲甫已身在南洋的緬甸。新中國成立六十五年來，陶哲甫一直漂泊海外。但無論身在何處，陶哲甫的心始終與祖國緊密相連。從建國初期協助農業部培養專業技術人才，到改革開放為祖國建設工程出資出力，再到為內地現代化城市規劃四處奔走，陶哲甫坦言，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源於難捨的中華情，難棄的中國根……

難棄中國根 難捨中華情 陶哲甫盡心為新中國獻力六十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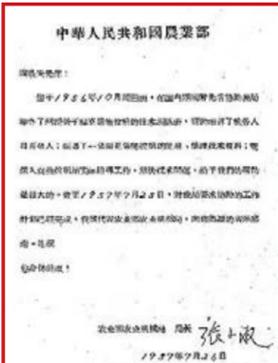
偶然機會 歸國傳授關鍵技術

1956年，在中國內地推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政策，鼓勵海外僑胞回國效勞。彼時，陶哲甫任職緬甸仰光旗通汽車拖拉機進出口貿易公司工程師。恰逢農業部計劃自主研發拖拉機，向海外購置機器以作研究。當時，陶哲甫所在公司亦參與其中，雙方在北京商談購置機器細節部分意見不一致。而陶哲甫是公司裡僅有的中國人，公司於是派他出面協調。這是建國之後，他與祖國內地的第一次接觸，他興奮無比。

在陶哲甫對產品做了詳細介紹後，農業部認購了3000部拖拉機，並邀請他回國傳授技術。於是，他回國幫助培養拖拉機機務人員，編譯那時世界最先進的農業拖拉機機械技術資料，並深入到各省拖拉機站，實施指導工作，解決技術問題，為國產拖拉機工業模式的選擇，奠定良好基礎。在陶哲甫的協助下，農業部將這些拖拉機和技術傳播到全國各地。

鑒於陶哲甫的貢獻，農業部專門寫了感謝信並欲支付額外報酬給他。陶哲甫拒絕了，他說：「我是中國人，為祖國做事我很高興。」他只提出了一個請求，即是將已被分配的祖墳土地贖回，以便往後每年都能帶着一家老少回鄉拜祖。

完成任務後，陶哲甫再次回到緬甸與其兄長陶欣伯經營貿易公司，發展海運事業。儘管身在異鄉，但在經歷了短暫的一年回國時光後，他想要再為祖國做點事的念頭愈發強烈。他無時無刻不在等待下一個合適的時機，這一等便是二十年。



1957年，鑒於陶哲甫的傑出貢獻，農業部專門為其寫了感謝信。(注：陶昌夫為陶哲甫曾用名。)



陶哲甫與夫人陶潘麗瑤



陶哲甫與大兒子陶家祈(左)和二兒子陶錫祺(右)，攝於2005年12月2日其創立的新澤控股有限公司於港交所上市當日。

榮歸故里 為家鄉規劃攬謀士

有了金陵飯店和亮馬河大廈的成功先例，來自家鄉江蘇省的蘇州市政府領導亦於1992年邀請陶哲甫為其設計，建造適合來蘇州新區投資的外資及家庭所需的居住小區。很快，陶哲甫便將200畝的農田陸續設計發展成了今天在蘇州廣受好評的錦華苑、錦麗苑、錦寧閣及錦昌苑，為蘇州樹立了現代環保舒適居住小區的範本。蘇州市政府也對其倍加欣賞，尤其是陶哲甫在一年後又成功協助引進新加坡國企和商企組合與蘇州市國企合資在蘇州城東規劃的70平方公里蘇州工業園區，為蘇州的發展帶來不可限量的前景。



1995年，陶哲甫獲蘇州市政府授予蘇州市榮譽市民稱號。

在蘇州有關機構的贊助和支持下，陶哲甫四處聯絡，順利邀請到兩批海外專業研究機構的多名專家來到蘇州與國內的專業人士相聚探討蘇州未來的發展計劃，並於蘇州進行多番實地調查，其中包括負責盧浮宮擴建改造方案的世界著名建築大師貝聿銘的貝氏集團和美國主營園林綠化建設的易道公司。來自海內外的一眾建築規劃專業人士與蘇州專家組成1996年蘇州國際研習班，經過兩星期的調研，編寫出一本名為《龍睛》的蘇州古城平江街區保護中英文建議規劃書。一年後，陶哲甫再次出資邀請了美國哈佛大學設計研究員彼得羅院長偕同12位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在蘇州作實地考察，並編寫了一份名為《一體兩翼之間》的中英文研究報告書，為蘇州市1990-2010「一體兩翼」的總體規劃提供了建設性意見及可行性解決方案。

萬里尋根 銘於心的中國魂

已過九旬的陶哲甫，回憶起過往65年來的每一件事、每一個人、每一句話、每一個工程都好似昨日一般清晰，言語中無不透露出對祖國深沉的愛。當記者問起他為何無論幾經周折都在第一時間回國建設時，老人合上了正在翻看的舊時工程規劃書，正了正色，說：「因為『中國根、中華情』，」他頓了頓，「這六個字是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都要銘記於心的，因為無論身在何處，我們都是中國人。這些年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從緬甸到北京住在王大人胡同的華僑招待所內的一年。從世界各地響應號召歸國的僑胞們，大家聚在一起，喜氣洋洋地研究如何為國為民效勞和下一代的培養。這都是『中國根』的導源和『中華情』的發揮，可惜這樣的心願直至改革開放後才再次得以實現。與盧緒章局長初見時，我們兩兄弟向他剖陳的心願就是希望能把國外好的企業模式、管理方法及專業人才介紹回國來作貢獻。這也是很多居住在東南亞各國的華僑友人的心願。很慶幸，『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令香港、澳門終於回歸祖國懷抱，而這也是『中國根、中華情』的巨大影響作用。」



1993年6月28日，蘇州錦華苑高層公寓封頂儀式。

蘇州錦華苑公寓大樓風景如畫



響應號召 建神州第一高樓

1978年，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有一天，陶哲甫在香港巧遇闊別多年的時任中旅負責人方遠謀。聽他說，「內地正在實行改革開放，正號召你們這些華僑回去支援建設呢。」這句話再次點燃了陶哲甫和兄長一腔熱血，當時便與方遠謀去拜訪了正在香港訪問的時任國家旅遊局局長盧緒章。盧緒章開門見山地對他說，「現在華僑回國踴躍，我們急需接待海外旅遊及投資外資的星級旅館，你們回來造個旅館吧！」彼時，陶哲甫已有在新加坡建旅館的經驗。

時隔二十年，可以再次為國效力，陶哲甫滿心歡喜。心繫家鄉的他與兄長表示不北廣上，而選擇在家鄉南京建旅館。對於陶哲甫和兄長的請求，盧緒章並沒有答應，而是不解，「去南京的外資少，交通也不方便。」陶哲甫和兄長卻堅持，「希望能引導專家享受國家開放政策的優惠，從而走向繁榮發展的道路。」經過一年的談判，國家旅遊局批准了金陵飯店的計劃方案，並交由南京市政府協助執行。



屹立於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金陵飯店立即引起中外媒體的爭相報導。圖為1993年金陵飯店登上國家旅遊局主辦的《中外飯店》國際版封面。

不畏艱險 築京城全新地標

金陵酒店的成功建造令陶哲甫在內地業內名聲大噪，也令他與內地之間從此繫上了一条堅實的紐帶。1986年，北京市旅遊局邀請陶哲甫和兄長去北京合作投資建造酒店：「金陵酒店造得不錯，你們到北京來幫我們造一個三星级酒店吧！」就這樣，陶哲甫開始了亮馬河大廈的建造工程。

他回憶道，「當時在北京三環路邊有一塊地，如果只蓋一個飯店的話，太可惜了。我就提議建造一個大型綜合性商廈，包括飯店、公寓、寫字樓及配套的商業餐飲設施。」為此，陶哲甫專門邀請香港的名建築師設計亮馬河大廈建築圖紙。設計圖立即獲得了北京市政府的大力讚許，每每提起，陶哲甫都感到頗為自豪。

亮馬河大廈即被批准為中外合資企業，中方是當時北京市政府下屬的機構，外方是陶氏兄弟在新加坡香港的企業。因為亮馬河大廈的投資估算已達9000萬美元，故中外股東經約一年的洽商，終於1985年12月6日簽妥合同書，規定中外方股東本着平等互利原則，通過友好協商，各承擔公司50%的資金投入及分擔風險。雖逢1989年不利企業的事件，但中外股東仍同心協力全力扶持企業順利完工。

1990年，亮馬河大廈順利開業，但因1989年後，外商離境，客源稀少，開業三年內，企業虧蝕超過一億元人民幣。唯當時亮馬河大廈以綜合性商廈的發展，在北京起了示範作用，中外股東毅然決心再投入資金，繼續



陶哲甫與大兒子陶家祈(右)及友人於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學建校115年慶典上合影留念。

陶哲甫和兄長最終獲得銀行提供80%即3200萬美元的無擔保貸款，陶氏兄弟即提供其餘20%的800萬美元無擔保貸款。資金供應問題解決了，隨即而來的是技術難題。經過多方的努力和溝通，他們很快組織了12名南京的工程人員到新加坡、香港學習高樓建造技術，並洽妥香港及新加坡的五星級旅館友人協助培訓將任職金陵飯店的骨幹管理人員。

在他的推動下，金陵飯店於1979年3月破土動工，並於1983年正式開業。37層，110米的高度令金陵飯店在當時穩坐中國第一高樓的交椅。作為江蘇省首家、中國第一批五星級酒店，從開始建造到最終落成，金陵飯店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不僅是國內，世界各地亦爭相報導。中國第一家由中國人自己管理的大型現代化酒店、中國第一個高層旋轉餐廳、中國第一部高速電梯、中國第一個高樓直升機停機坪，可以說，陶哲甫推動了整個中國酒店行業現代化進程。直至今日，屹立於市中心新街口的金陵飯店依舊是南京的標誌性建築。

回憶起往事，陶哲甫總是頗為津津有味。對於現在的金陵飯店，他亦頗為欣慰，「這是剛剛新擴建的亞太商務樓二期，你看，非常漂亮。」他邊說着，邊攤開金陵飯店的最新實景圖給記者看，好似炫耀一般。

如今的亮馬河大廈也已成爲北京三環商業區上最著名的地標性建築之一。



經營。除雙方按各半股權免息貸入企業極需資金外，設法節省開支，合作期亦即從13年延長到20年再申請批准到30年，希望企業能發展長存。1994年起，有賴於綜合設計的效益性，經營主管的幹練和全體員工的貢獻，企業業績終於轉虧為盈，之後便一帆風順。如今的亮馬河大廈也已成爲北京三環商業區上最著名的地標性建築之一，陶哲甫希望它還有更好的發展前途。

金陵飯店30多年前，國家機構作為業主，並未投資分文，其建造費4000萬美元均為貸款。但從2007年起，即已成爲江蘇省首家上市旅遊企業。目前企業總資產超過人民幣30億元。按陶哲甫理想，若亮馬河大廈中外股東能真正同心共謀合資企業向前發展，則亮馬河大廈不難超越金陵飯店業績。

責任編輯：陳秀婷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